

帝鄉清芬

《嘉產薦馨》中香料植物考

王釗

《嘉產薦馨》是一套舊藏乾清宮的植物繪圖冊頁，主要描繪了四種產自帝鄉東北用於薩滿祭祀的香料植物，「嘉產」意指東北地區美好的特產，「薦馨」則指明這四種植物是用於供獻神靈的祭祀香料。由於圖中植物的地域特殊性，長久以來《嘉產薦馨》並無人深入探究。本文旨在通過博物學視角對圖中植物進行觀察鑑定，考證圖冊裡記載的滿漢植物名稱，並從繪畫風格和創作目的方面進行分析，由此也得知《嘉產薦馨》實質上是乾隆帝在繼位早期對清宮薩滿祭祀禮儀進行整理、記錄過程中完成的一項重要工作。



藿香枝似白茅葉較圓裏外皆青色高三四尺餘氣芬烈緣京師取道長白山採
白茅香道里遙遠故由內務府遣員於長白山連脉之居庸關等處山採所生藿
香末其葉以供

祭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嘉產薦馨》冊，

紙本設色，畫中國東北地區祭祀香料植物
四種，著錄於《石渠寶笈續編》，原藏乾
清宮，鈐蓋有「乾隆御覽之寶」、「石渠
寶笈」、「石渠定鑑」、「寶笈重編」、

「乾清宮鑑藏寶」、「乾隆鑑賞」、「三

希堂精鑑璽」、「宜子孫」、「嘉慶御覽
之寶」、「宣統御覽之寶」共十璽。此冊
共四開，每開對幅從左至右有滿、蒙、漢
三種文字的墨書題記。畫幅末開署有「臣

余省恭畫」，鈐印二，「余」、「省」。本

冊摺裝，均縱三一·四公分，橫二五·二
公分。除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
藏本外，北京故宮博物院也藏有一件同名
冊頁作品，下文依據故宮藏品對四幅冊頁



圖3 清 余省 《嘉產薦馨》冊 排草香 設色絹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 清 余省 《嘉產薦馨》冊 白茅香 設色絹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細葉杜香 周繇攝於長白山



圖2 寬葉杜香 周繇攝於長白山



圖5 細葉杜香生於針葉林下景觀 周繇攝於長白山

相吻合；題記中記錄這種植物「產於東三省峰巒有羅漢松之處」。古今同名異物需要注意，現在所指的羅漢松是亞熱帶羅漢松科常綠植物，並不能分佈在溫帶的東北地區，此處的羅漢松應是指分佈於此區域的落葉松、樟子松等裸子植物。由此可知這與文獻中記載細葉杜香產於黑龍江和內蒙古的大、小興安嶺針葉林下的情形相符。

（圖五）

（三）圖中命名為薔香的植物（圖

中的植物及對幅題記進行研究。

植物鑑定

《嘉產薦馨》中描繪的四種香料植物均為木本植物，依據圖像中的細部特徵以及題記內容提供的形態描述和地理分佈線索，可以進行精確的物種鑑定：

（一）圖中命名為白茅香的植物（圖一）實為杜鵑花科寬葉杜香（*Ledum palustre* var. *dilatatum*）。（圖二）鑑定依據：圖中植物葉片狹長披針形，果序頂生傘形。題記描述「葉較厚而尖，外黃裡青」，這與寬葉杜香葉片革質，邊緣反卷，露出葉背面鏽色絨毛的特徵相符；「焚之芳氣馥郁」則是寬葉杜香葉片富含芳香油的表現；依據《中國植物志》記載：「本變種（寬葉杜香）耐寒性較原變種差，在吉林長白山區常見，在大、小興安嶺較少見」，由此可知寬葉杜香分佈範圍較小，主要集中於長白山地區，這也印證了題記「香產於山頂（長白山）之池陰十里許，蔓生坡麓，約三四十處，不與眾木雜。其高尺餘，他處皆不產」的記載。

（二）圖中命名為排草香的植物（圖三）為杜鵑花科細葉杜香（*Ledum palustre* var. *palustre*）。（圖四）鑑定依據：圖中植物葉片線形，果序頂生傘形。題記描述「其枝甚細，葉似松針而短。實似黑葡萄，大如嬰蓂。氣芳」，這些外觀特徵描述以及植物具有芳香氣味都與細葉杜香的特徵

(四) 圖中命名為芸香的植物 (圖九) 疑似楊柳科白背五蕊柳 (*Salix pentandra* var. *intermedia*)。(圖十) 鑑定依據：此圖僅提供一段未有花果的樹枝，識別較為困難，但依據圖中葉片互生、寬披針形葉的特徵以及「枝與甌李類，其葉較藿香（即興安杜鵑）薄而闊」的描述，可以鎖定到楊柳科植物，東北地區具有香味的楊柳科植物有香楊 (*Populus koreana*) 和五蕊柳 (*Salix pentandra*) 兩種，這兩種植物幼嫩的枝葉都具有芳香的粘質。其中題記中指出該植物葉片「外白裡青」，結合圖像可知是指葉片正面綠色，背面白色。兩種植物中只有香楊符合這一特徵，但題記中又指出該植物「分簇叢生」的特徵，這顯然是說這種植物為無明顯主幹的灌木，而香楊是可以長至幾十米的高大喬木，依據此可以排除圖中植物為香楊。而五蕊柳在東北地區還有一個變種白背五蕊柳，這種五蕊柳葉片正面綠色，背面白色，主要分佈於小興安嶺及長白山地區，生長在林區積水草甸和沼澤地，這種生活習性也正好印證了題記中提到的「在東三省塗泥之壤分簇叢生」的描述。綜合考慮鑑定圖中植物

疑爲白背五蕊柳。

《嘉產薦馨》中香料植物名稱辨析

《嘉產薦馨》中漢文所書的的四種香料名稱在之前的文獻中都出現過，所指的植物與圖像中的四種植物並不相符。

白茅香，這種香料的名稱最早由唐代本草學家陳藏器（六八一—一作六八七）（七五七）指出，他認爲這種香料生長在安南地區（今天的越南地區），形狀像茅根，道家常常用它來調合沐浴用水。這就明確指出白茅香是一種出產於熱帶地區，形狀很像茅根的香料。明代的李時珍（一五一八—一五九三）則對白茅香進行了辨析，他認爲這種香料是產自南海番國的一種香草，並不是當時常見到的白茅和北方產的茅香花，而他此處所說的茅香是指一種禾本科香茅屬（*Cymbopogon*）植物，這種植物同樣也是香料。他還指出北宋唐慎微在修《經史證類備急本草》（一〇八二年編成）時，因爲沒搞清楚茅香、白茅花與白茅香的區別，而將後兩者都錯誤的注引到茅香名下。由以上可知古代所說的白茅香是一種產自

熱帶地區的香料植物，由於它外形像茅根，又經常與白茅、茅香搞混，推測它很有可能也是一種香茅屬的香料植物，與《嘉產薦馨》中描繪的寬葉杜香明顯不是一類植物（註二），所以《嘉產薦馨》中將寬葉杜香稱作白茅香是沒有根據的一種誤稱。

排草香，南北宋間的范成大（一一二六—一一九三）在《桂海虞衡志》中記載他在廣西見到的排草香「出日南，狀如白茅，香芬烈如麝香，人亦用之合香，諸草香無及之者。」之後李時珍也稱「排草香出交趾，今嶺南亦有蒔之，草根也，白色，狀如細柳根。」由此可知排草香也是一種產自熱帶和亞熱帶的草本類香料，很有可能和白茅香一樣也是一種香茅屬的植物。《嘉產薦馨》中的細葉杜香產自亞洲東北部的溫帶地區，無論從產地還是形態它都不可能是排草香。

藿香，在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中清楚地描述「藿香方莖有節中虛，葉微似荻葉」，這就可以肯定古代所稱的藿香就是唇形科的藿香（*Agastache rugosa*），而且在中原，藿香古今所指植物一致，並無同名異物或將興安杜鵑稱為藿香的情況，由

六) 爲杜鵑花科興安杜鵑 (*Rhododendron dauricum*)。(圖七)鑑定依據：圖中植物有一個明顯的長圓形蒴果，蒴果頂端還



圖6 清 余省 《嘉產薦馨》冊 藹香 設色絹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有杜鵑屬植物典型的較長宿存花柱。圖中植物葉片橢圓形或橢圓披針形，尤其是蘋果周圍有幾枝當年新抽的一年生枝條，這都與杜鵑屬植物形態相符（圖八）；題記描述這種植物「枝似白茅，葉較圓，裡外皆青色，高三、四尺，氣芬烈」，符合以上特徵且葉片有氣味，產自東北地區的杜鵑屬植物只有興安杜鵑。題記中還提到在當時內務府派人在居庸關等處山脈採集到



圖7 興安杜鵑蒴果 作者攝於大興安嶺加格達奇

了興安杜鵑，不過《北京植物志》中並沒有記錄這個種，《中國植物志》也只記載興安杜鵑分佈在黑龍江大興安嶺、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和滿洲里）以及吉林。北京地區現在分佈有興安杜鵑的親緣同亞屬種迎紅杜鵑（*Rhododendron mucronulatum*），但這種杜鵑葉片並無香味，極有可能是因為外形相似而被內務府採香人當做興安杜鵑來採集的。



圖8 興安杜鵑當年新發嫩枝 作者攝於大興安嶺加格達奇

附表：《嘉產薦馨》中植物的滿、漢文稱謂

畫中漢文名	畫中滿文名羅馬註音	滿文漢譯名	畫中植物現代名稱
白茅香	Anchu hiyan	七里香、安楚香	寬葉杜香
排草香	Sengkiri hiyan	芸香	細葉杜香
藿香	Niyanci hiyan	安春香	興安杜鵑
芸香	Ayan hiyan	芸香	白背五蕊柳

《嘉產薦馨》中除了標注有四種植物的漢文名稱，還寫有滿文和蒙文的植物名稱，鑑於這四種植物均產自東北地區，標注的滿文是當地滿族人對這些植物命名的

此可知《嘉產薦馨》中又出現了誤稱現象。芸香，古代文獻中記載一種香草植物稱作「芸」，有時連稱為「芸香」。多數文



圖9 清 余省 《嘉產薦馨》冊 芸香 設色絹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地方性稱謂，很有必要進行解讀，如附表。表中的寬葉杜香有兩種滿文漢譯名，其中「七里香」為清代官方正式漢譯名稱，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二）清廷編修的《御製增訂清文鑑》中採用此名；「安楚香」是按照滿語發音音譯的漢文名稱，在清代後期文獻中經常出現。表中的滿文漢譯名「芸香」共有兩種不同的滿語寫法和發音，均表示「祭祀時燒的樹葉香」，但兩者在滿語中的意思可能有差別，其中《嘉產薦馨》中提到的排草香滿語發音為 Sengkiri hiyan，同時滿語中「杜鵑」（杜鵑花科植物）發音為 Sengkiri，兩者的滿語字體上僅僅差一個點，而稱作 Sengkiri hiyan 的「芸香」在現代植物學上屬杜鵑花科細葉杜香，可能滿族人已經發現 Sengkiri hiyan 與稱作 Sengkiri 的杜鵑有某種相似性，而清代人在將 Sengkiri hiyan 譯作漢語時可能並沒有對應的漢文植物名稱，就將其泛稱為「芸香」。而另一個「芸香」的滿語發音為 Ayan hiyan，Ayan 本身就有「貴重的、尊貴的」意思，這個稱呼在滿語裡就是泛稱，籠統指祭祀時焚燒的貴重樹葉香料。由此可知《嘉產薦馨》中疑似白背五蕊柳的香料植物在清代滿語中也沒有具體的名稱，

獻記載其葉似苜蓿葉或豌豆葉，葉片具有香味，可以用來藏書防蠹。古代所稱的這種芳香植物可能是本土產的豆科植物草木犀（*Melilotus officinalis*）或是禾本科植物芸香草（*Cymbopogon distans*），現代植物學上所指的芸香科芸香（*Ruta graveolens*）原產地中海地區，後來才傳入中國。從《嘉產薦馨》中所繪的芸香圖像來看，它與上述提到的三種植物均不相同，因此也應該是將芸香的名稱誤用。



圖10 五蕊柳 白背五蕊柳為其變種，區別為此變種葉背為白色。 周繇攝於長白山

當將這個泛稱的滿語香料名稱轉譯為漢文時也只能稱為「芸香」。通過以上分析可知「芸香」這個名詞在清代的宮廷中並不指一種具體的香料，而是泛指為具有香味的植物。比如頤和園中一處建築群乾隆帝將其命名為「宜芸館」，它是乾隆時代在清漪園中建造的一處藏書館，此處的「芸」就泛指具有香味可以防蠹蟲的植物，可能是芸香科的黃檗（*Phellodendron amurense*），也可能是報春花科的靈香草（*Isimachia foenum-graecum*）。（註1）無獨有偶清宮在處理一些外來的、之前沒有漢文名稱的芳香植物時也喜歡採用「芸」和「香」兩個字進行命名。余省在創作的另一套描繪西洋進獻的花卉圖像《海西集卉》時，就將兩種具有香味的唇形科植物命名為「白香芸」（圖十一）和「紫香芸」。（圖十二）

《嘉產薦馨》的創作風格

《嘉產薦馨》描繪的四種香料植物很顯然採用了當時在清宮比較盛行的惲氏沒骨寫生技法。整個畫面清新自然，充滿了東方式折枝花鳥畫的繪畫趣味，但這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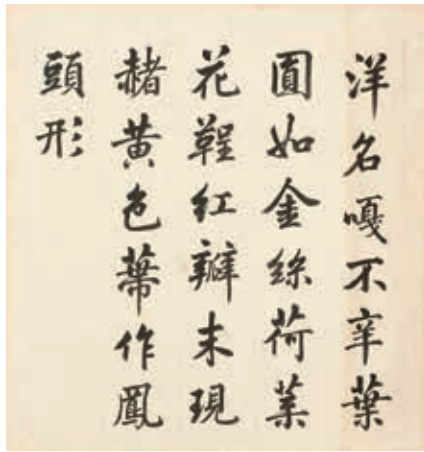


圖13 清 余省 《海西集卉》冊 朝陽鳳 設色絹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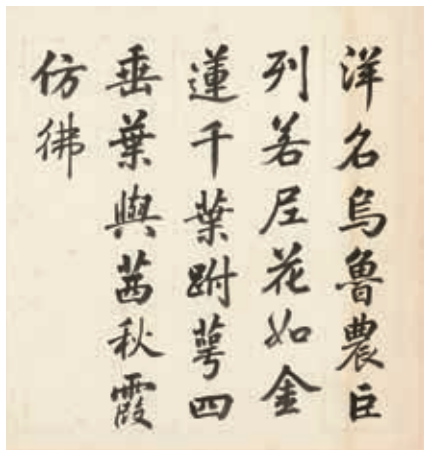


圖14 清 余省 《海西集卉》冊 鑲金英 設色絹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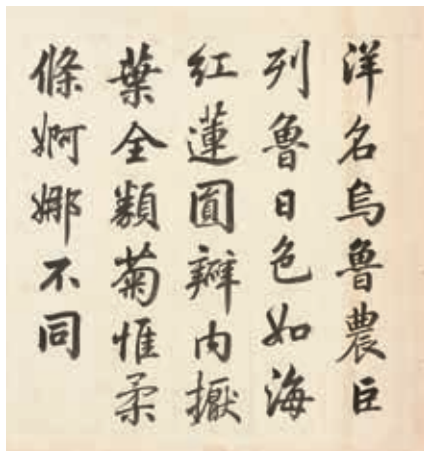


圖15 清 余省 《海西集卉》冊 茜秋霞 設色絹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物都搭配有一塊或數塊置石，植物通過疏密佈局和這些置石形成一種很有畫面感的配置。（圖十三、十八）這些植物在現實環境中未必會有這些置石，作者有意添加只是基於一種中國花鳥畫傳統的佈局習慣。《海西集卉》每開畫面左側均題有詩文，

與《嘉產薦馨》中採用嚴謹規整的小楷和滿蒙文題寫不同，這些詩文均用大字行書書寫，這也反映出前者的創作擁有更大的靈活性和趣味性，而後者則具有一種嚴肅的禮儀規範性。

《嘉產薦馨》的畫面也具有某種嚴

肅的規範性，余省在創作這套畫冊的過程並未採用他在《海西集卉》中運用的藝術化的造型處理方式，這一方面是由於他描繪四種香料時面對的是當時僅見的已萎蔫的植物標本，另一方面似乎也與創作的目的有一定的關係。這套圖冊並非是乾隆

冊的繪畫風格在中國古代植物繪畫中是極為少見的，它既沒有採用藝術化的美化設計，也不像傳統手繪本草那樣流於對傳統本草植物形象圖案化的繼承。通過仔細觀察現實中的四種植物，就可發現這四幅畫完全是對照實物寫生繪製的，並沒有進行

太多的主觀藝術化處理。比如「藿香」所繪的興安杜鵑，並沒有選取這種植物開花時最具有特徵性的外觀，而是選用了興安杜鵑當年新抽的嫩枝和所結的果實進行描繪，余省甚至準確地描繪了興安杜鵑經過長途運輸送到清宮時嫩枝萎焉彎曲的狀態。

同樣面對新奇的植物題材，余省在描繪鮮活的植物時，畫面處理方式就顯得更加靈活。現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海西集卉》是余省對御花園裡由歐洲傳來的八種花卉進行寫生而創作的一套冊頁，這八種花卉的繪畫技法與《嘉產薦馨》一樣，所不同的是余省在描繪這些鮮活的植物時表現出了更多人為的藝術處理手段，八種植物都被放置於一定的生境中，每一種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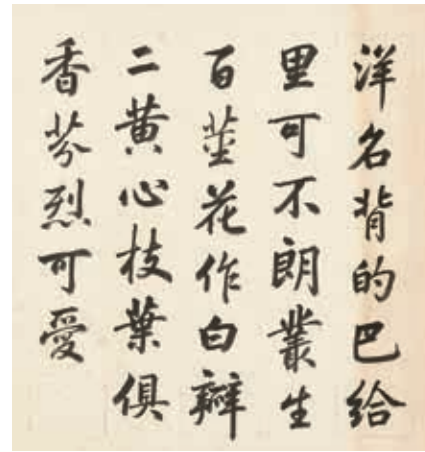


圖11 清 余省 《海西集卉》冊 白香芸 設色絹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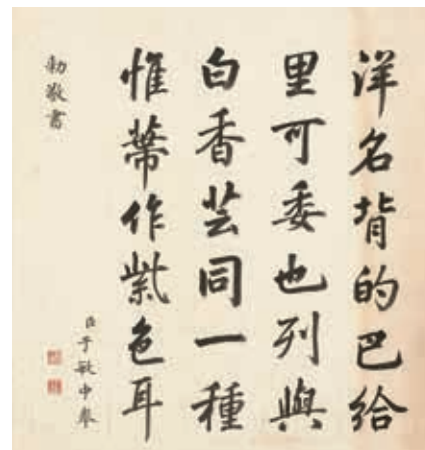


圖12 清 余省 《海西集卉》冊 紫香芸 設色絹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另兩開「白茅香」和「排草香」描繪的枝條上還帶有當年所結的果實，由此可推知寧古塔將軍阿蘭泰應該是在當年七、八月杜香結果之後採集送往北京的。「芸香」一開所繪的疑似白背五蕊柳僅僅描繪了一段無頭無尾的枝條，正是這些使得植物鑑定出現了困難，畫家之所以這樣處理，很可能他當時見到的植物實物就是這個樣子。余省之前並沒有見到過這四種產自東北的香料植物，面對這些已經有些萎焉的枝條他也未敢進行大膽的想像，套用花鳥畫創作中的藝術設計模式塑造出植物鮮活生動的形象。他所做的只是依據標本狀態如實進行寫實性的描繪，如此一來反倒成就了一種類似於西方標本式植物繪圖的圖像效果。

總結

乾隆十二年清廷編纂了《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到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此書的漢文本譯成並被收入《四庫全書》。這部書的第六卷以木刻板畫的形式對薩滿祭祀中的陳設器皿進行詳細圖像記錄，其中甚至包括了盛香的鑲嵌螺鈿漆匣、點香銀筴和點香銀匙，但對祭祀所用香料沒有進行任何記錄，這或是因為此章主要關注的是陳設器皿的圖形，非人工物的香料不適宜出現在這一部分，但對作為整個祭祀活動中起重要作用的香料不做任何說明這未免有所缺失，而在同時期乾隆帝授命繪製的《嘉產薦馨》正好彌補了這一檔案記錄的不足。四種產自滿洲地區的香料在編纂《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時，完全可

導下，余省謹慎地描繪這些來自帝鄉的滿族祭祀植物，畫面要求如同帝、后的御容畫像一樣莊嚴肅穆，畫家採用了中國式植物繪畫技巧，高度寫實而毫無藝術性的美化加工，這不僅很好地反映了植物的真實形態特徵，也合乎祭祀禮儀所要求的嚴肅氛圍。

帝平常把玩的書畫冊頁，而是他授命創作的一套帶有滿洲祭祀儀式性質的說明性圖繪。乾隆帝有感於當時宮廷薩滿祭祀祝禱辭章錯訛多出的現狀，為了更好地傳承、保存滿族祭祀儀式，於是在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組織人員編輯了滿語版《欽



圖16 清 余省 《海西集卉》冊 瑞珠盤 設色絹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7 清 余省 《海西集卉》冊 檀羅結 設色絹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8 清 余省 《海西集卉》冊 曉雲酣 設色絹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從《嘉產薦馨》的題記以及現存寧古塔將軍阿蘭泰所上奏摺來看（註三），這套圖冊極有可能就繪製於這一時期前後，這段時間乾隆帝正在關注有關滿洲祭祀儀式規範的制定，他從滿洲地區徵集有關薩滿祭祀的祭神辭章和祭

以仿照傳統的本草刻圖樣式收入書中，但乾隆帝並沒有這樣做，而是授命宮廷畫師余省以工筆繪畫的方式對四種香料進行圖像記錄，採用這種方式製作的圖像可以更加直觀寫實地表現植物的細部特徵，這對於在當時已經逐漸為人所不知的祭祀香料來說的確是一種更好的記錄方式。《嘉產薦馨》配合了同時期完成的《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共同承載了乾隆帝對當時宮廷薩滿祭祀儀式進行檔案記錄和整理的訴求，他將原本口口相傳容易遺失的民族文化，以圖像和文字的形式確定為可以穩定流傳後世的典章制度，尤其是《嘉產薦馨》對四種區域性特產植物的圖形記錄，不僅有助於人們配合文字記載全面瞭解滿族薩滿祭祀的具體細節，也為民族植物學研究本土植物在東北亞民族文化、生活中的作用提供了寶貴的材料。

感謝滿族學者關力先生對圖中滿文的識讀、翻譯，感謝周絲教授惠贈文中植物照片。

作者為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註釋

1. 香茅屬的香料植物大多分佈在東半球的熱帶和亞熱帶。
2. 古人在造書紙時直接將黃蘗汁加入紙漿中，將紙染成黃色來防蟲；靈香草又稱零陵香，乾燥後放在書櫃即可防蟲。
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有兩份乾隆十二年和十三年寧古塔將軍阿蘭泰寫給乾隆有關進貢祭祀香料的滿文奏折。奏折查閱編號為：(1)內政類禮儀宮廷項第一〇三號卷，第十二號，編號〇一〇三一〇一〇〇三一〇八九一。(2)內政類禮儀宮廷陵寢事務項第一〇五號卷，第五號，編號〇一〇五〇〇五〇〇三一三三八八。

參考書目

1. 《中國植物志》第五十七卷第一冊杜鵑花科，北京：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九。
2. 《中國植物志》第二十卷第二冊楊柳科，北京：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四。
3. 《中國植物志》第四十三卷第二冊芸香科，北京：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七。
4.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選自《全宋筆記》第五編第七冊，鄭州：大象出版社，二〇一二。
5. 李時珍，《本草綱目》第十四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八一。
6. 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七。
7. 允祿等編，《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六五七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
8. 殷悅，《淺談滿文本《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滿語研究》二〇一五年第二期。